黃造時很久沒有拍戲，一直與朋友搞貿易生意，最近又再度投入影圈發展，她透露早前返大陸四川重慶拍了一個月外景，她拍了一部《五郎八卦棍》。高仕與華誠公司的新片《末代警馬》，她又演出一角。

問她會否再演電視劇，她表示不會，早前亞視都有找她，但她認為香港拍電視劇又辛苦，酬金又少，除非台灣找她拍，否則不會再拍電視劇。黃造時坦言做生意不及拍戲易賺錢，但做生意不同生活圈子的人，目東西。她又認識了不同生活圈子的人，都是因工作關係，前她認識了一位男友，都是拍拖年幾，但未想到結婚。

做生意交得如意男友
黃造時暗中復出影圈

黃造時自覺現在思想成熟了，處事也不會太草率。

南韓男影迷 追瘦王祖賢

吳家麗歸期已近 担心返港難適應

王祖賢早前去韓國宣傳《人間道》，動用六位保鏢護駕，還逃不過男影迷的追蹤。

祖賢本月十九號去韓國宣傳新片，她被安排每日去三間影院與影迷見面，影迷很瘋狂，為了安全理由，她每間戲院只停留十分鐘，影迷為索取她親筆簽名，要將簽名冊擲上台。

雖然有六位保鏢，她仍擺脫不了男影迷的追蹤，一位男影迷查到她住的酒店及房間號碼，親自上門送一支洋酒給她，還逗留在房間不願離開，要工作人員請他離開。另一位男影迷又租車追蹤她，祖賢的影迷又用普通話及英文向她說「我愛妳」，王祖賢對影迷的熱情十分感動和開心。

她在韓國宣傳完畢，立即飛往台灣拍《靈狐》，三十一號才返港。

△吳家麗已拍竣《買起愛克頓》一片，日內便可以由美國返港，為了拍攝《買》片，她足足在美國住了個半月，原本她可以提早返港，可惜臨時接到通告要補戲。

影視奇趣錄

在美國拍戲之餘，亦有到過羅省與賭城旅遊，在當地拍戲異常愉快，只用拍一組戲，生活頗為優悠，早睡早起，精神旺盛。今次返港她怕生活會不習慣，而且又要過回以往那種時間顛倒的生活，只用連休息時間也沒有，否則不會再拍電視劇。黃造時坦言做生意令她學到不少人情世故，不及拍戲易賺錢，但做生意不同生活圈子的人，目東西。她又認識了不同生活圈子的人，都是因工作關係，前她認識了一位男友，都是拍拖年幾，但未想到結婚。

黃造時自覺現在思想成熟了，處事也不會太草率。

黎燕珊錢花「煞擋」

相士稱說大禍臨頭

阿珊腋下肉瘤發疼 杜，……術手定決患後絕

黎燕珊許多時碰上自己喜歡的衣物、食物，在能力範圍內她都會買，何必虐待自己？」她說，「做人咁辛苦，對事業也是有工作生活，自己要配合，做人老公的人，因他做事有計劃，如無意外，她會下嫁此君。

•寧寧•

黎燕珊說近期當「黑」，所以對人生「睇化」。

人藝事

黎燕珊許多時碰上自己喜歡的衣物、食物，在能力範圍內她都會買，何必虐待自己？」她說，「做人咁辛苦，對事業也是有工作生活，自己要配合，做人老公的人，因他做事有計劃，如無意外，她會下嫁此君。

•寧寧•

元大的肉瘤，最近發作疼痛，她做超音波掃描，說是淋巴核發炎，阿珊聽醫生說可以割又可以不割，但她有朋友又因醫生說乳房上的肉瘤可割可不割，結果後來成了癌症，年紀輕輕便去世。她聽聞十分驚恐，決定做手術割除肉瘤，以杜絕後患。因手術完成後不能出汗，要住院休息十日，所以她打算八月一號陪劉永去哈爾濱為《西楚霸王》睇景回來後，再入院動手術。

正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有位朋友認識一位奇人，對方睇相片已知禍福，最近看到周刊登出她的照片，則預言她日內有事，叫她緊記，別走近火與火有關的東西。

劉永黎燕珊兩口子

財政各自獨立 劉永負責開支

劉永將會客串演出《末代警馬》，而更有台灣公司致電給他，斟他返台拍一片，這部片會在台灣上映，他希望用《末》片試探台灣的反應，倘若上映沒有問題，今後可能有機會拍電影，他演出的電視劇已能在台灣播映，而更有台灣公司致電給他，斟他返台拍

劉永與黎燕珊感情發展穩定，他有想過與阿珊結婚的事，不過最快也要數年之後

去罷新畿內亞 狄威將往東北

狄威在新畿內亞拍手改事》、《末代警》完了《魔域飛龍》他馬》，則在八月初開工，他身為男主角之一，亦要返東北長春拍攝。

的戲後已返港。他表示在當地拍戲頗辛苦，那裏請的工作人員很懶，每日中午一時到五時都是午睡時間，不幫手工作，苦了在港的工作人員。那邊商店又早早關門，生活很沉悶。

回港後他要拍《殺》、《油》，可減輕受損程度，但不可避免。阿珊聽聞對方在早前預言某女藝人撞車，結果靈驗了，她正十分担心

狄威說自己返深圳都未去過，今次首次返大陸，他會向人打聽，返大陸的經驗，他準備帶幾箱公仔麵回去。

方忠信、狄威、劉永三個留鬚男人門有型。

回港後他要拍《殺》方忠信、狄威、劉永三個留鬚男人門有型。

半世紀瘋子生涯 才女伍秀芳

盧敦

伍秀芳出身於富裕家庭，父親在港經營出入口生意，不幸於一九七四年病逝，秀芳和她母親也承受了一筆遺產。共有兄弟姊妹七人，秀芳排行第三，母親對她特別鍾愛，自小就嬌生慣養，對她的事業成就，不無影響！

出生於香港，日帝入侵，轉到澳門，進入「培道中學」唸書，光復後返回香港，因自小醉心粵劇，不再升學，而到當年由名伶鄧蕭蘭芳主辦的「蘭芳粵劇學院」學習粵劇，一面又補習英文，時年僅十三歲。

當時香港有兩間粵劇學院，「蘭芳」和陳非儂粵劇學院，都很有名氣，時下不少粵劇名伶都曾到過這兩間學院接受訓練，芳艷芬、林家聲等都曾去深造切磋。

秀芳除了到蘭芳學院學習，還另請京劇名藝員祈彩芬玉芬父子教導，所以還熟悉京劇的武藝子。六十年代，我們影界一些朋友愛上了羽毛球運動，經常到加士居道九龍印度會打球，多次見到秀芳在該會草地上練習戲曲的武功，她的練習表演身手靈活，身段外型都好，其時我正負責新聯公司管理下的「飛龍公司」，就徵求她有沒有興趣拍電影？當時她說自己很有興趣，也曾有過一些製片公司跟她說過，但是父母親都不同意，怕當時的電影圈品流複雜，一個少女，很不放心，說回去再請示父母後覆我，過了幾天，她與母親約我喝茶面談。她母親說，據她所知電影圈內的確品流複雜，秀芳還年輕，父母都不放心，而秀芳也不用找工作賺錢，所以一些製片公司都謝絕了，不過，經過調查打聽了解：新聯公司及負責的人都很正派，真真正正為電影藝術，就較為放心，雙方同意簽約五年，於一九六四年加入「飛龍影片公司」，先後演出了《西施》，《大少奶》，《自君別後》及《巴士銀》上下集……等好幾部粵語片。

伍秀芳在舞台劇《油漆未乾》中的扮相。

可能由於她還年輕，具有青年氣息，而語片，担任主角，對一個初出道的少女，的確是極大的誘惑！可是帶她進入電影圈的是我們「新聯公司」，幾年來把她培養起來，一向互相尊重，一旦離開，自覺有罪過之感，很對不起她，達幾小時的談判，秀芳流着眼淚請求體諒，呢，反覺得她既然去志已決，強她留下（我們是有權不讓她離去的）亦屬無用，倒不如成全她吧。於是秀芳就在一九六七年離開香港到台灣參加「國聯公司」拍攝國語影片。

十三歲學藝演粵劇 六四年加入「飛龍」

（未完）

兩台司儀貴客多 唔逐個秤

黃霑在昨日首次會見應屆亞姐，他笑言今屆亞姐質素相當不俗，且好爽朗，因為穿在身上的衣服都相當少布，是過往選美未見過的開放。

但對於衆佳麗的性格，黃霑謂是過份爽朗，日內他看了不少有關她們的是非傳言，覺得她們會在好傻，因這樣做很容易弄巧反拙，害了自己。

問到他為世界杯節目任主持，勝了一仗，如今的亞姐司儀，又可有把握？黃霑謂估計兩台今次可打成平手，選美並非太吸引的節目，不再重娛樂性的話，難吸引觀衆。

談到阿叻曾揚何守信已經老退，肥合作，他謂志偉是天材司儀，反應快，若然肯在電視行業工作，潘宗明這類人材就應當小心，因為有志偉一日，他也沒有機會。

而阿肥，黃霑就謂她是唯一可成為選美會文司儀的人，因為她擁有中性形象，到達超然境界，不會搶佳麗鏡頭，且工作又相當努力，準備功夫十足。

另外黃霑又指亞視中，其實也有司儀人材，陳婉虹、鄧梓豐也非常好，可惜亞視在培養人材上是弱一點，希望可改善。

今次亞姐，黃霑將與曾志偉及肥

洪金寶亞倫做「基佬」

昨日亞姐中，十八號的施綺蓮因為身體不適而沒有出席，有謂施綺蓮沒有上課已好幾次，怕不怕追不上？劉娟娟謂，以前自組公司，如李靜雲會要跳檔的話，亦會一早跳，不會等到現在。

問題。

劉娟娟昨日表示，今次亞姐出現那麼多是非，可能是寬容度大，而佳麗們年紀又小，未有經驗，但她已向佳麗們講過，要人尊重，就要自愛，希望她們別再搞事而影響了個人前途，而佳麗們好乖，肯聽教導。

另外劉娟娟又指，大會吸收過這方面的經驗後，明年會更有制度，避免出現這類

形象總監劉娟娟表示 今屆亞姐是非多 經驗喻已有改善

亞姐大會形象總監

周迺忠明年投資 計劃拍片三十部

周迺忠明年會拍卅部電影，全部電影資金由他付出，會有十部交由台灣獨立電影公司製作，而另外廿部就交由香港電影公司包拍，卅部電影需要兩至三億台幣流動資金。

劇情犯駁難共鳴

讀者之聲

《憑看今朝》尾段的戲，着重於人物悲劇收場，不惜安排一些近乎牽強的劇情出現，翁虹為要勸喻孫興不要跳樓自殺，結果自己却不慎跌落云，弄到半身不遂，要坐輪椅過下半世也。這段戲，犯駁之處有不少，翁虹只想拉住孫興，不讓他喧楼，自己也沒有理由會被拉了落云，既然是高空墮下，就沒有可能只跌斷雙脚，再說，頭顱也受了傷，腦袋却安然無恙，不是難以入信的奇蹟？受了如許重傷的她，還是精神到如常人一樣，其原故，不外是想合乎情理要求，究竟角色製造悲慘收場，可惜是劇情好犯駁，難以叫觀衆受落，翁虹演這個角色，佔戲多而重，而她的演藝功力却有限，自是起不到多大的共鳴，可以說，角色沒有為她度身訂造，能力所限，演來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煽情戲要搞得好，有賴演員的演繹功夫是否有深度，縱然是哭哭啼啼是不大夠用的，這個戲人物的收場，各有不同的悲慘，感人與否，要視乎劇情受落於演員的功夫如何，否則就算「死得人多」也沒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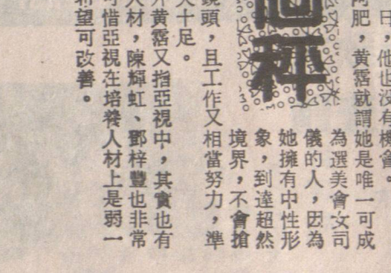
•莎拉

關之琳演感情戲 拍完仍箍抽離

關之琳從英國拍完德寶公司的新片《一咬OK》外景後，一回港便又投入另一新片的工作。由於近日天氣酷熱，關之琳前些天不慎感了涼，回家便發燒，連續發了好幾天才好了。

在赴英之前，關之琳才完成了德寶另一新片《洗黑錢》。該片導演袁和平談起關之琳時，讚她愈來愈能顯出其潛質。而且袁和平還說，關之琳看似弱質纖纖，想不到在她努力之下，能演動作戲演得那樣好。

關之琳也自覺自己胡樹儒取得忍者龜漫畫發行權，希望可以賺一筆。



胡樹儒取得忍者龜漫畫發行權

忍者龜漫畫 胡樹儒購得 亞洲發行權

胡樹儒經過鄒文懷的關係，購得《忍者龜》電影漫畫中文版的發行權，兩星期出版一次，他今次是購得亞洲區的發行權，不過就不包括大陸。

多次合作印象深 麗莎讚品姨爲人

昨日汪明荃到靈堂拜祭隊立品，由於葬禮採用天主教儀式，氣氛沉靜下，麗莎不斷思潮起伏回憶起品姨的生平。

印象中她覺得品姨為人樂天派，喜言笑，雙方合作多次，後期合演有「蝦仔爹地」，每次演出她類得緊張萬分，且用放大鏡閱對白，品姨更以「阿英」呼稱。

羅蘭最欣賞對方記憶力超卓，唸對白一字不漏，及至後來記憶力才開始衰退。

羅蘭稱品姨 記憶力驚人

品姨生前乃天主教徒，她接受洗禮時，羅蘭有份參與，那次合作多次，後期合演有「蝦仔爹地」，每次演出她類得緊張萬分，且用放大鏡閱對白，品姨更以「阿英」呼稱。

羅蘭最欣賞對方記憶力超卓，唸對白一字不漏，及至後來記憶力才開始衰退。

品姨一生為藝術工作，麗莎與之合作多次，留下深刻印象，《萬水千山總是情》劇裏扮演兩婆媳，合作愉快，頗為多對手的明星呢？

•謝通•

戲便是在《唔駛問阿貴》一劇，品姨佔有二集戲份。

汪明荃與品姨見最後一面是欣賞粵劇，那時她視力有問題仍要人攙扶下到現場，當時品姨拉着麗莎的手謂：「荃女，你都好耐無搵我。」

早年品姨加入EYT演出過話劇「蝦仔爹哋」，麗莎看出她為人緊張，為了對稿可以吃不下飯。雖然對方已是資深演員，為人却沒有架子。麗莎很欣賞她扮演小人物角色，相當成功。

品姨對孫兒黃宗賜十分疼錫，曾着麗莎要多加照顧這個孩子。

採天主教儀式羅蘭誦悼文 靈前放十字架唸珠作陪葬

資深藝員陳立品在本月十八號與世長辭，昨假世界殯儀館舉行出殯儀式，遺體送往沙田火葬場火化，骨灰運往長沙灣天主教墳場安放。

品姨遺容安詳，面頰比生前瘦削一些，由於其家人不想新聞界拍下品姨遺容，記者們亦遵照其家屬意思。

昨日大殮採用天主教儀式，由羅蘭負責唸悼文，品姨靈位旁放置一個十字架，靈櫬上放着她生前喜歡的食物，以生果居多。

前晚開始設置靈堂後，已進行過入殮禮，而昨日又分別進行誦士禮及持靈禮。

靈堂內沒有出現悲慟場面，至於出席弔唁的圈中人多多可數。包括汪明荃、阮兆輝、羅蘭、胡楓、蕭笙等人，場面冷清，而被品姨視為契仔的周潤發前晚已到來拜祭，昨日未見出現。

品姨生前共有一子一女，一個外孫及四個內孫，一家人對她十分敬重。

今次喪禮安排由於靈堂空間細小，不適用細小靈堂，後來無線寬敞靈堂，不過費用方面由家屬負責，無線只捐出五千元作為弔金，而身在外地的黃筑筠亦有超祥捐出弔金。

品姨孫兒黃宗賜透露，阿嬤生前遺願是入土為安，土葬在長沙灣天主教墳場，可惜該地方已不再設有土葬及出租，只能租用細小靈堂，不過費用方面由家屬負責，無線只捐出五千元作為弔金，而身在外地的黃筑筠亦有超祥捐出弔金。

品姨孫兒黃宗賜透露，阿嬤生前遺願是入土為安，土葬在長沙灣天主教墳場，可惜該地方已不再設有土葬及出租，只能租用細小靈堂，後來無線安排下，撥到較寬敞靈堂，不過費用方面由家屬負責，無線只捐出五千元作為弔金，而身在外地的黃筑筠亦有超祥捐出弔金。

雖然如此，但該片在大陸市場也未必能賺到錢。原因是該片投資頗大，製作費為二百五、六十萬人民幣，但能賣給各省、市發行公司的拷貝，也是在二百五、六十個左右，以一個拷貝的收購價一萬元人民幣來算，也就是僅可收回成本，現在大陸常規製作費約為一百萬元人民幣拍一部片，換言之，《聯手警探》的製作費已相當於兩部半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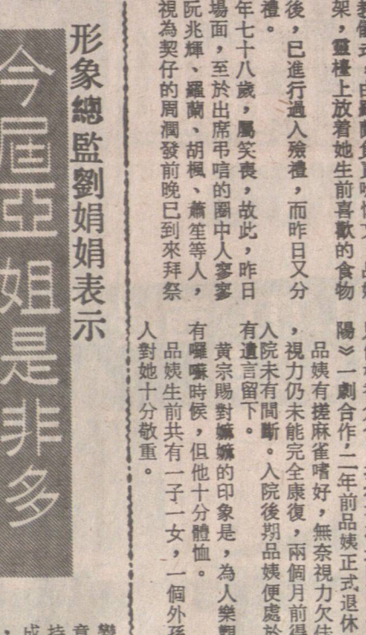
二百五、六十萬人民幣，約為港幣三百五十多萬元（自然不能以官價匯率計算）。這樣一個數字，是一部港產片常規製作費的一半多一點而已。然而，擁有十一億人的龐大市場，電影市道如此疲軟，豈非咄咄怪事？

根本原因在於體制問題。如果說，發行體制因為牽涉太大而目前不宜改革的話，與製片廠乃至老實說，電影歸根到底都是屬於大衆的，當電影拍出來以後，就是希望得到多些人的欣賞，並且是越多越好。現在大陸電影却是越來越少人看，除了有素問題，還與缺乏方法有關。

《聯手警探》試片後，有關部門舉行座談會，席中就有論者指出：「于榮光（該片的男主角）完全有條件成為中國的史泰龍！」這真是一語中的！

也許，于榮光未必就是史泰龍，但舉一反三，為什麼大陸就不能朝這幾個以至更多的一二線名字就使人有入戲院欲望呢？

大陸電影需要「明星制」



王祖賢在韓國，偷得浮生半日閒，到處逛逛玩玩水。

關之琳演感情戲 拍完仍箍抽離

關之琳（上）新馬師曾夫婦前晚特別去捧徒弟伍艷紅（右）的場；（下）阮兆輝與鄧拱璧（右）被傅緋閑，拍照委余惠芬、陳劍聲做中間人。

中國影事

最近，由深圳影業公司和香港順都機構合拍的《聯手警探》在北京進行試片，據反映，是大陸今年上半年度「較為突出的一部」，也是大陸稱之為娛樂片中拍得「相當好」的警匪類型片了。

雖然如此，但該片在大陸市場也未必能賺到錢。原因是該片投資頗大，製作費為二百五、六十萬人民幣，但能賣給各省、市發行公司的拷貝，也是在二百五、六十個左右，以一個拷貝的收購價一萬元人民幣來算，也就是僅可收回成本，現在大陸常規製作費約為一百萬元人民幣拍一部片，換言之，《聯手警探》的製作費已相當於兩部半片了。

二百五、六十萬人民幣，約為港幣三百五十多萬元（自然不能以官價匯率計算）。這樣一個數字，是一部港產片常規製作費的一半多一點而已。然而，擁有十一億人的龐大市場，電影市道如此疲軟，豈非咄咄怪事？

根本原因在於體制問題。如果說，發行體制因為牽涉太大而目前不宜改革的話，與製片廠乃至老實說，電影歸根到底都是屬於大衆的，當電影拍出來以後，就是希望得到多些人的欣賞，並且是越多越好。現在大陸電影却是越來越少人看，除了有素問題，還與缺乏方法有關。

《聯手警探》試片後，有關部門舉行座談會，席中就有論者指出：「于榮光（該片的男主角）完全有條件成為中國的史泰龍！」這真是一語中的！

也許，于榮光未必就是史泰龍，但舉一反三，為什麼大陸就不能朝這幾個以至更多的一二線名字就使人有入戲院欲望呢？

大陸電影需要「明星制」